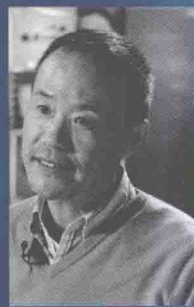


杨澜访谈录

之群英

Yang Lan
杨澜 编



杨澜

yang lan
one on one

以对话把脉时代，以智慧萃取精彩

安德鲁王子 扎哈·哈迪德
拉普·艾尔坎恩 邓飞 李培根 宁致义
崔其升 马蔚华 王秋杨 罗中立 朱清时 刘恒
王澍 王石 冯仑 王蒙

译林出版社

Yang Lan
杨澜 编

杨澜访谈录

之群英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澜访谈录之群英 / 杨澜编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447-5043-1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人物—访问记—世界—现代
IV. ①K8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9097号

书 名 杨澜访谈录之群英
编 者 杨 澜
责任编辑 陆元杞
特约编辑 宗珊珊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1.75
插 页 6
字 数 191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043-1
定 价 29.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王子的选择：安德鲁 1

让建筑跳舞的女人：扎哈·哈迪德 11

不做贵公子 只做我自己：拉普·艾尔坎恩 21

从观察者到践行者：邓飞 31

大学的尊严：李培根 43

『出格』的教育改革：宁致义 崔其升 55

知未来者谋天下：马蔚华 65

山在那里 路在脚下：王秋杨 75

我与《父亲》的三十年：罗中立 87

用实际行动回答钱学森之问：朱清时 97

编剧、作家、大好人：刘恒 107

建筑的反思：王澍 125

我在哈佛这一年：王石 135

坚持理想 顺便赚钱：冯仑 159

天机可说：王蒙 169

王子的选择： 安德鲁

这个家族不一般。
古老的宫殿，神秘的光环。
耀眼的英国王室里，
他以独特的方式宣告自己的存在，
也告诉我们英国王室的另一面。





杨澜印象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英国伦敦白金汉宫里面左侧的走廊，平时游人是不能够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走廊的许多的装饰物都和中国的历史相关。等一会儿我将在这里采访伊丽莎白女王的二儿子——安德鲁王子，也被称为约克公爵。一般人想起王室的成员，总觉得他们既神秘又拘谨，然而这位王子却即将做出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惊人之举。他究竟要做什么呢？



王子的选择 ——安德鲁

他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次子、约克公爵、英国王子。2012年7月，奥运会之前，他让伦敦提前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天，安德鲁王子宣布，9月3日要从欧洲最高楼——“碎片大厦”速降，为慈善募款。

杨 澜：您为什么要选择以这种冒险的方式，而不是以美妙而优雅的派对形式筹集善款？

安德鲁：我是拓展训练信托的主席。这个信托组织在英国致力于帮助青年人。为了让年轻人获得一些领导力和一些团队合作精神。勇于带头，融入团队对进入更广阔世界里的生活至关重要。它是为年轻人服务的。有些年轻人是来自底层的。这个组织已经帮助了很多。我们需要筹集一些资金，用以更新基础设施。大约一年前，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自行筹集资金的方法。当时我们在一个房间里，我望向窗外，看到“碎片大厦”，就随口说：“瞧。我们是做拓展训练的。我们是能够很好地管理风险的人。我们想要提高我们的形象，就应该做一件更冒险的事，同时又要考虑把这种风险和我们的专业技能结合起来。那么我们何不从‘碎片大厦’上跳下来呢？”我一提出这个想法，屋子里的人都说：“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先离开，让他们讨论一下。我说：“那么好，你们愿意这么做吗？”他们说：“是

的。”随后，我在和“碎片大厦”的主人碰面时说：“有没有可能从这个大楼顶上，跳到另一侧的楼上？”“哦。这个想法挺有趣。你怎么想起来要这么干？”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因为我们要去发现这座大厦。没有人想过要去爬它，或是在这里做什么别的蠢事，因为它是如此之高。而且这又是为做善事筹集资金。所以他就同意了。

说到高楼速降，大家并不陌生。在电影《碟中谍：幽灵协议》中，汤姆·克鲁斯曾从 828 米高的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上高空悬吊，惊心动魄。这一运动，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都对参与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杨 澜：那对身体是个很大的考验吧，也很冒险？

安德鲁：是的。当然了。因为是我的主意，我得身先士卒踏上楼顶。所以我整个夏天都要训练，和皇家海军陆战队一起训练。我完全有能力从大楼外表面走下去。而我缺乏的是迈出第一步的决心，那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因为你自己亲眼看到那座大楼了。它真的很高很窄！

杨 澜：您女儿有什么反应？

安德鲁：我的小女儿是第一个在我的网站上承诺捐钱的。她说这绝对是了不起的事。我哥哥觉得我有点儿疯狂。就是这样。而我觉得会很有趣，它会提升拓展训练信托的形象。它将向人们展示我们这个机构、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所代表的是什麼。它将对当地的社区产生影响，将为两个非常好的善举筹集资金。我希望能筹到一大笔钱。它最初设计的目的就是筹集大笔资金。我们已经超过了原定的目标。

2012 年，是伊丽莎白二世登基 60 周年，她也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君主。安德鲁曾经说，他从母亲的身上学到了坚强和责任。1952 年，年仅 26 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即位。等待她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日落帝国”。

杨 澜：您觉得她最大的功绩是什么？人们说她提供了一种延续性，让这个世

界上最古老的东西仍在人们生活中改变着。

安德鲁：持久的领导力、智慧、从不贸然应答。身居其位，她是在引领着变化。某些方面她又更好地选择居于幕后，她很擅长此道。我想，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在过去 60 年里持续保持良好的领导力的，这是她让我折服的地方。

尽管伊丽莎白女王颇受赞誉与尊重，但在英国国内，要求废除王室、终止君主立宪制度的声音却不绝于耳。

杨 澜：她受到广泛的尊崇，但是人们仍然不时地争论皇室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您对此有什么观点？

安德鲁：如果你身处某种政治制度，就如同我们已延续了近 800 年的君主立宪制，一旦被打破了，就别想去修复它。大家都知道各自需要做什么，也都知道自己需要怎样应对。因此，问题是要让这个制度造福于所有人。我们（皇室）不是政治的一部分，而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处于社会之中，而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

1947 年，21 岁的伊丽莎白公主与菲利普亲王结婚，二人相濡以沫 65 载，成为英国人心目中持久婚姻的典范。然而，父母的好运气似乎并没有延续到下一代，女王子女的婚姻大多以失败告终。

杨 澜：在中国，人们对像您父亲和母亲那样持久的婚姻非常尊崇。我想，当女王看到她的孩子不顺，比如婚姻不顺的时候，这对她是个打击吗？

安德鲁：她从来没有提过。

杨 澜：她给过什么意见或建议吗？

安德鲁：没有。我的情况和我哥哥稍有不同。他的妻子惨死于一次毁灭性的车祸。莎拉和我自始至终都很努力。

安德鲁与莎拉·弗格森于幼年相识，1986 年步入婚姻殿堂。十年后，就在查尔斯与戴安娜宣布离婚之时，安德鲁的婚姻也走向了终点。然而与哥哥不同的是，离婚之后，安德鲁和莎拉依旧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

甚至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安德鲁：不论我们是离是合，还是分居，我们总是把孩子放在两人关系之前。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它不同于普通的离婚那样，人们会往不好的方面想。结果我们成了很亲密的朋友，也保证我们两个人在很多与孩子有关的事情上一起努力。所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是否离婚无关紧要，因为女王关心的是儿子、前儿媳和她的孙子孙女们之间的关系。如果孙子孙女想和奶奶待一段时间，亲近亲近，女王就知道他们和妈妈、爸爸的关系都不错。其余事情实际上和婚姻没有什么关系。我倒不是建议人们这么去做。但是我们得感到庆幸，我们的离婚也很成功。这是一个看待离婚的不同的视角。

2010年，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威廉王子和凯特举行盛大婚礼。当威廉在白金汉宫阳台上亲吻新娘的那一刹那，人们仿佛看见了30年前，他的父母，查尔斯王储和戴安娜之间童话般的世纪婚礼。事实上，包括威廉和哈利在内的王室第三代，正逐渐取代父辈，走上英国王室的中心舞台。

杨 澜：在见证威廉和凯特的婚礼的那天，您有什么感想？

安德鲁：哦！棒极了！看到两个人真心相爱，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那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应该给予他们一切成功的机会。他们走到了一起，这本身就展示了一种很大的成功。

杨 澜：您认为皇室年青一代给它的传统和历史带来了哪些变化？我看过一个对您女儿的采访。她们告诉记者，公主的身份有时候会给她们带来困扰。

安德鲁：我觉得生活在改变，在开始一种新变化。正如你谈话开始提到的，生活在媒体的密切关注之下。现在不只是媒体，每个人都有手机，你到哪里都有人拍摄。不论在哪儿，几秒钟后就可能有摄影者把你的影像传到网上。所以，没有一刻你能放松下来。很难给孩子们解释清楚，她们的生活将持续地受到密切关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就会容易理解了。

杨 澜：您是否试图帮她们应对这一切？

安德鲁：我们一直坚持一个很简单原则，就是她们只能依靠自己，以及依靠彼此。她们说过，她们总是在言行上互相支持。这就很好，她们已经游刃有余了。她们都顺利完成学业，念完大学，成绩都不错。一个已经找到全职工作，今年9月上班。另一个还在看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她没有必要着急。很好的是，她们都已经能够处理好这些事了。我们都让她们自信地做自己，同时记住她们在各自岗位上的责任。

王室的每一个人都在适应社会的变化，就连86岁高龄的女王也不例外。她从儿孙的身上了解最新的潮流资讯——这其中，安德鲁功不可没。

杨 澜：女王陛下的第一部手机确实是您送的吗？

安德鲁：是的。可手机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我给她的盒子里。

杨 澜：她没有用过？

安德鲁：是的，她从来没有用。还在那儿。她到哪儿都带着它。盒子都散开了，就是从没用过。您的问题是：“她用过手机吗？”答案是：“用过。”因为她周围的人都有手机。如果有人想和女王通话，就给她身边的人打电话。他们会把电话转给女王。就是这样的。我送她手机是有我的考虑的。我送手机是因为想让她在屋子里就可以用了。我的意思是她不必再走到固定电话那里。但是她一直都用固定电话，一直这样。

从军队退役之后，安德鲁接受英国政府的任命，担任英国国际贸易与投资特别代表，推动英国和他国之间的贸易发展。据统计，仅2006年一年，他就出席了446项活动，其中还不包括商务会谈。更为人称道的是，在担任特别代表期间，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与新兴经济体的交往当中，包括中国。

杨 澜：您还通过亲身的观察和经验，看到了世界贸易领域的变化。哪些变化在您看来对英国未来是至关重要的？您看到了一些新兴市场，比如……

安德鲁：你说得对。我所在的位置，使我得以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去看全球

贸易。实际上，中国过去几年来的贸易增长是有目共睹的。总体而言，英国和中国，乃至亚洲的关系是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并全力投入的。我也是中国多年的朋友了。我指的是中国式的长期的朋友。我不是政客，不需要套近乎，这一点比较关键。它能使我们创造机会，缔结牢固的关系，不论中英两国政府间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双方仍然能够继续对话。中英之间需要发展一种关系，并对此予以鼓励。而且我觉得整个亚洲都很重要。我们需要和亚洲建立联系。我们不能允许自己的衰退，成为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国家。

颇为讽刺的是，这份没有报酬、没有职位的工作，却使安德鲁大受争议——他与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声名狼藉的美国亿万富翁爱波斯坦等人的私交，都成为质疑的对象。安德鲁的特别代表身份也于2011年终止。

杨 澜：您是否觉得自己试图造成的真正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小瞧了？

安德鲁：或许被媒体小瞧了，某些情形下，我所拥有的头衔会妨碍我为取得工作上的成就所做出的努力。我一直记得我父亲对我说过：“为什么不放弃自己的头衔？因为你的确是皇室成员，不论你做什么，都要处理好这一点。”我当时接受了这个建议，我放弃了头衔。所以，我不只是为了得到提拔，事实上是试图让英国和别的国家及人民在贸易领域进行合作，这显然需要去沟通，而不是打对勾那么简单。

杨 澜：我想知道，作为王子，您与生俱来拥有很多优越的东西。但同时您也受限于此，有些无法做的事情。什么时候您才发现您人生中真正的使命的？您有选择的自由吗？

安德鲁：“我的经历是否和别人不同？”我的答案是“没错”，因为我生长的环境不一样。我所拥有的比别人优越的东西让我能够从更宽阔的视野看待事情，能够将来自不同领域的人聚集到一起。我有我的优势，你也有你的优势。有些事你能做，而我却永远都没有机会做。我们只能面对，所以不能抱怨。这就是你的命运，是需要面对的。没得选择，那就面对它吧。

杨 澜：谢谢您！王子殿下！

正像安德鲁王子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需要越来越多的相互理解和交融，就像我现在所处的这个走廊，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皇家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结合在一起一样，当今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也需要今天的人们想办法应对。我想，融合之道就是我们的答案之一。

让建筑跳舞的女人： 扎哈·哈迪德

是传奇，还是异端？
是疯子，还是天才？
她被称为当今最伟大的女建筑师。
她才华横溢，性格火爆，
要么爱她，要么恨她，
她就是扎哈·哈迪德。





杨澜印象

今天我要采访的这个女人可不寻常，她被称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女性建筑师，没有之一。她的作品充满了奇思妙想，以至于在 41 岁之前没有一个设计得以建成，被人戏称是“纸上谈兵的建筑师”。她的性格张扬而固执，爱她的人称她是天才，恨她的人叫她是疯子。她就是扎哈·哈迪德。



让建筑跳舞的女人

——扎哈·哈迪德

“那些近乎爆炸碎片的大小建筑，像狂飙一样扫过城市；空间在她手中就像橡皮泥一样，任由她改变形状。”这就是人们对扎哈·哈迪德建筑的描述。这位出生于伊拉克的女人，在男性主导的世界建筑界，获得了与男建筑师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本身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传奇。而在如今全球经济低迷，建筑师订单日减的情形下，她更是逆势而上，屡屡中标。她的设计也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青睐。扎哈·哈迪德，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

杨 澜：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请求，也是一件让人激动的事。这说明了什么？似乎您的设计中有某些东西胜过了别人。

扎 哈：我也觉得很激动。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人们现在若总是在抱怨会显得很荒唐，因为现在是多么美好的时代。我们在中国有很多项目。这就让人非常激动。每一个项目都不相同。每做一个项目都是一个挑战。

杨 澜：您现在拥有超过 300 人的工作团队。你们同时在做多少项目？

扎 哈：我也不知道，也许是 40 个。我不知道，从来没算过。